

《波利雷耶迦地方經》 **Pāḷileyya suttaṃ** (SN 22.81) 與註釋和註疏

有一次，世尊住在憍賞彌的瞿師多園。一天上午，世尊穿好衣服，拿著鉢與衣，進入憍賞彌托鉢。

在憍賞彌托鉢之後，用餐完畢，從托鉢處返回，世尊親自整理好自己的住所。[P.3.95] 隨後拿起鉢與衣，沒有告知侍者，也沒有向比丘僧團辭別，便獨自一人、沒有同伴地出發遊行。

世尊離開不久後，有一位比丘來到阿難尊者之處。到了之後，他對阿難尊者說：

「阿難賢友，世尊親自整理好自己的住所，拿起鉢與衣，沒有告知侍者，也沒有向比丘僧團辭別，便獨自一人、沒有同伴地出發遊行了。」

阿難尊者說：

「賢友，每當世尊親自整理好自己的住所，拿起鉢與衣，沒有告知侍者，也沒有向比丘僧團辭別，獨自一人、沒有同伴地出發遊行時，世尊在那個時候就是想要獨自而住。在那個時候，任何人都不要跟隨世尊。」

於是，世尊一路次第遊行，來到波利雷耶迦。世尊在波利雷耶迦的一棵良善娑羅樹下安住。

這時，有許多比丘來到阿難尊者之處。到了之後，他們與阿難尊者互相問候。彼此寒暄，作了令人歡喜、值得憶念的交談後，便在一旁坐下。

坐在一旁的那些比丘對阿難尊者說：

「阿難賢友，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在世尊面前聽聞法談了。我們希望能在世尊面前聽聞法談。」

於是，阿難尊者與那些比丘一起前往波利雷耶迦的良善娑羅樹下，來到世尊之處。到了之後，他禮敬世尊，在一旁坐下。當那些比丘坐在一旁時，世尊以法談向他們開示、勸導、激勵，使他們歡喜。當時，有一位比丘心中生起這樣的思惟：

「如何知、如何見，才能緊接著使諸漏滅盡？」 [P.3.96]

於是，世尊以自己的心知道了那位比丘心中的思惟，便告訴比丘們：

「比丘們，我已以辨析 (*vicayaso*) 的方式宣說法；我已以辨析的方式宣說四念處；我已以辨析的方式宣說四正勤；我已以辨析的方式宣說四神足；我已以辨析的方式宣說五根；我已以辨析的方式宣說五力；我已以辨析的方式宣說七覺支；我已以辨析的方式宣說八支聖道。

「比丘們，我已如此以辨析的方式宣說法。然而，比丘們，即使我已如此以辨析的方式宣說法，這裡仍有某位比丘心中生起這樣的思惟：『如何知、如何見，才能緊接著使諸漏滅盡？』」

「比丘們，如何知、如何見，才能緊接著使諸漏滅盡呢？比丘們，在此，未聞法的凡夫，未見諸聖者，不善巧於聖者之法，未受聖者之法的調教；未見善人，不善巧於善人之法，未受善人之法的調教，他隨觀色為我。比丘們，然而，彼隨觀就是行。那個行又以什麼為因 (*kiṃnidāno*)？以什麼為集起 (*kiṃsamudayo*)？由什麼而生 (*kiṃjātiko*)？從什麼而起 (*kiṃpabhavo*)？比丘們，未聞法的凡夫，受到由無明觸所生之受的觸及，便生起渴愛；那個行即由此而生 (; *tatojo so saṅkhāro*) 。

因此，比丘們，那個行也是無常的 (*saṅkhāro anicco*)、所造作的/被組合而成的 (*saṅkhato*)、緣起的 (*paṭiccasamuppanno*)；那個渴愛也是無常的 (*sāpi avijjā aniccā*)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受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觸 (*sopi phasso*) 也是無常的 (*sopi phasso anicco*)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無明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。
[P.3.97]比丘們，如此知、如此見，便緊接著使諸漏滅盡。」

「他確實不是隨觀色為我 (*rūpaṃ attato*)，而是隨觀『我擁有色』 (*rūpavantam attānaṃ*)。比丘們，然而，彼隨觀就是行。那個行又以什麼為因？以什麼為集起？由什麼而生？從什麼而起？

比丘們，未聞法的凡夫，受到由無明觸所生之受的觸及，便生起渴愛；那個行即由此而生。因此，比丘們，那個行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渴愛也是.....那個受也是.....那個觸也是.....那個無明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。比丘們，如此知、如此見，便緊接著使諸漏滅盡。」

「他確實不是隨觀色為我，也不是隨觀我擁有色；而是隨觀色在我之中 (*attani rūpaṃ*)。」

比丘們，然而，彼隨觀就是行。那個行又以什麼為因？以什麼為集起？由什麼而生？從什麼而起？比丘們，未聞法的凡夫，受到由無明觸所生之受的觸及，便生起渴愛；那個行即由此而生。因此，比丘們，那個行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渴愛也是.....那個受也是.....那個觸也是.....那個無明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。比丘們，如此知、如此見，便緊接著使諸漏滅盡。」

「他確實不是隨觀色為我，也不是隨觀我擁有色，也不是隨觀色在我之中；而是隨觀我在色之中。」

比丘們，然而，彼隨觀就是行。那個行又以什麼為因？以什麼為集起？由什麼而生？從什麼而起？比丘們，未聞法的凡夫，受到由無明觸所生之受的觸及，便生起渴愛；那個行即由此而生。因此，比丘們，那個行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渴愛也是.....[P.3.98] 那個受也是.....那個觸也是.....那個無明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。比丘們，如此知.....如此見.....諸漏便滅盡。」

「他確實不是隨觀色為我，也不是隨觀我擁有色，不是隨觀色在我之中，也不是隨觀我在色之中；而是隨觀受為我；或隨觀我擁有受；或隨觀受在我之中；或隨觀我在受之中。」

「或隨觀想.....；或隨觀諸行為我；或隨觀我擁有諸行；或隨觀諸行在我之中；或隨觀我在諸行之中。「或隨觀識為我；或隨觀我擁有識；或隨觀識在我之中；或隨觀我在識之中。」

中。「比丘們，然而，彼隨觀就是行。那個行又以什麼為因……以什麼為集起……由什麼而生……從什麼而起？「比丘們，未聞法的凡夫，受到由無明觸所生之受的觸及，便生起渴愛；那個行即由此而生。「因此，比丘們，那個行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渴愛也是……那個受也是……那個觸也是……那個無明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。「比丘們，如此知、如此見，便緊接著使諸漏滅盡。」

「他確實不是隨觀色為我，也不是隨觀受為我，也不是隨觀想……不是隨觀諸行……也不是隨觀識為我；而是具有這樣的見：『彼我即彼世間 (*so attā so loko*)；我死後將成為那樣，是常、堅固 (*dhuvo*)、恆常 (*sassato*)、不變易之法 (*avipariṇāmadhammo*)。』比丘們，然而，那個常見 (*sassatadiṭṭhi*) 就是行。那個行又以什麼為因……從什麼而起？……比丘們，如此知、如此見，便緊接著使諸漏滅盡。」

「他確實不是隨觀色為我，也不是隨觀受 [P.3.99] ……不是隨觀想……不是隨觀諸行……也不是隨觀識為我；也不具有這樣的見：『彼我即彼世間；我死後將成為那樣，是常、堅固、恆常、不變易之法。』

而是具有這樣的見：『願我不存在 (*no cassaṃ*)，願我沒有任何所有 (*no ca me siyā*)；我將不存在 (*nābhavissaṃ*)，我也將沒有任何所有。』

比丘們，然而，那個斷滅見就是行 (*ucchedadiṭṭhi saṅkhāro so*)。那個行又以什麼為因？以什麼為集起？由什麼而生？從什麼而起？比丘們，未聞法的凡夫，受到由無明觸所生之受的觸及，便生起渴愛；那個行即由此而生。因此，比丘們，那個行也是無常的……比丘們，如此知、如此見，便緊接著使諸漏滅盡。」

「他確實不是隨觀色為我，不是隨觀受……不是隨觀想……不是隨觀諸行……也不是隨觀識為我……也不是隨觀我在識之中。他也不具有這樣的見：『彼我即彼世間；我死後將成為那樣，是常、堅固、恆常、不變易之法。』他也不具有這樣的見：『願我不存在，願我沒有任何所有；我將不存在，我也將沒有任何所有。』

然而，他對正法有所疑惑的狀態 (*kaṅkhī*)、有所猶豫不決的狀態 (*vicikicchī*)，尚未達到確定的狀態 (*aniṭṭhaṅgatatā*)。比丘們，然而，對正法的那種疑惑、猶豫與未得確定，就是行。那個行又以什麼為因？以什麼為集起？由什麼而生？從什麼而起？比丘們，未聞法的凡夫，受到由無明觸所生之受的觸及，便生起渴愛；那個行即由此而生。因此，比丘們，那個行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渴愛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受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觸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；那個無明也是無常的、所造作的、緣起的。比丘們，如此知、如此見，便緊接著使諸漏滅盡。」

第九。

《波利雷耶迦地方經註釋》

第九中，[P.2.304]「出發遊行」：在憍賞彌比丘們發生爭吵之時，有一天，導師引述憍薩羅王長壽王的本事，並以「怨恨在此任何時候都不能以怨恨止息」等偈頌（《法句經》第5偈）教誡他們。那一天，他們仍在爭吵之中，直到夜盡天明。第二天，世尊又講述同一則本事。那一天，他們也仍在爭吵之中，直到夜盡天明。第三天，世尊仍然講述同一則本事。這時，有一位比丘對世尊說：

「尊者，請世尊不要為此操心，安住於現法樂住之中。我們自己將會因這場爭執、爭吵、衝突與諍論而顯明。」

導師心想：「這些愚人已經被完全佔據了心識，無法使他們明白。我要這些人做什麼呢？我要過獨自遊行的生活。」於是，他一早料理好身體所需之事，在憍賞彌托鉢之後，沒有告知任何人，便獨自一人、沒有同伴地出發遊行。

「賢友，在任何時候」：長老之所以這樣說，是因為世尊所有出行的方式，他都知道得清楚、明白而親自了知，例如：「今天世尊將與一位比丘同行；今天與兩位；今天與一百位；今天與一千位；今天則獨自一人。」因此，他才如此說。

「漸次地」：世尊依照村落、市鎮的次第托鉢而行，首先想去看一位正在過獨居生活的比丘，於是前往婆羅迦盧那迦羅村。在那裡，他向跋咭長老講說獨居生活的利益，從整個午後一直講到夜間三時。第二天，由跋咭長老作為隨後而行的比丘，一同前去托鉢；之後讓他就在那裡返回。世尊心想：「我要去看那三位和合共住的良家子。」於是前往東竹林鹿野苑。對他們，世尊也從整個午後一直到夜間三時，講說獨居生活的利益。之後讓他們就在那裡返回，自己一人

朝波利雷耶城的方向出發，漸次抵達波利雷耶城。因此說：「漸次遊行
(*anupubbena cārikaṃ caramāno*)，來到波利雷耶迦。」

「在良善娑羅樹下」：波利雷耶的居民供養世尊之後，[P.2.305] 在離波利雷耶不遠的一片名為「護林」的森林中，為世尊建造了一間葉屋，並請世尊答應：「請住在這裡。」於是讓世尊住在那裡。而「良善娑羅」是那裡一棵悅意、長得很好的娑羅樹。世尊依止那座城市，住在那片森林中，在葉屋附近的那棵樹下。因此說：「在良善娑羅樹下。」

如來如此住在那裡時，有一頭大象，在覓食之地、飲水處、入水等時，受到母象、小象等的困擾，對象群感到厭倦，心想：「我要這些象做什麼呢？」於是，他離開象群，朝人類行走之處而去，在波利雷耶迦的森林中看見世尊。他頓時平靜下來，猶如以一千罐水澆滅了熱惱一般，安住在導師身旁。從那時開始，他為導師履行大小行儀，供給洗臉水，取來沐浴用水，供給齒木，清掃住處周圍，又從森林中採來各種甘美的果實，供養導師。導師便食用這些果實。

有一天，夜晚剛過，導師經行之後，坐在一塊石板上。大象也站在不遠之處。導師向後觀看，什麼也沒有看見；同樣地，又向前方以及兩旁觀看。於是，他心中生起這樣的念頭：「我遠離那些製造爭吵的人而住，真是安樂啊！」大象也想到：「我所彎下來的樹枝，沒有其他象來吃。」等等。於是心中生起這樣的念頭：「我獨自一個居住，真是安樂啊！我能夠為導師履行行儀。」

導師觀察自己的心，心想：「我的心是如此，那麼這頭象的心又是如何呢？」看到大象的心也是同樣如此，便想：「我們的心相契合。」(*sameti no cittan*)於是發出這一感興之語：

“etaṃ nāgassa nāgena, īsānantassa hatthino.

sameti cittaṃ cittena, yadeko ramatī vane”ti. (mahāva. 467).

「這頭象的象牙如車轆一般，其心與龍象之心相契；
心與心彼此相契，因為各自皆樂於獨居林中。」

「這時，有許多比丘」：當如來如此住在那裡時，有五百位曾在各方便過雨安居的比丘。「前往阿難尊者之處」：他們聽說：「據說導師遣退比丘僧團之後，進入了森林。」由於他們不能自行前往導師之處，因此便前往阿難尊者之處。

「緊接著 [P.2.306] 諸漏滅盡」：即緊接於道之後的阿羅漢果。「以辨析」：即以辨析；意思是，以能夠考察各個法之自性的智識加以界定 (*paricchinditvā*)。「法」：即教法。「四念處」等：這是為了顯示那些依各個部分加以界定而宣說的法。「隨觀」：即見隨觀 (*diṭṭhisamanupassanā*)。「彼即是行」：即彼為見之行。「彼行由此而生」：彼行由彼渴愛而生。此行也生起於與渴愛相應的心中的四種心。「彼渴愛也是」：即作為見行之緣的彼渴愛。「彼受也是」：即作為渴愛之緣的彼受。「彼觸也是」：即作為受之緣的彼無明觸。「彼無明也是」：即與觸相應的彼無明。

「願我不存在，願我沒有任何所有」：如果我不存在，我的資具也就不存在。「我將不存在，我也將沒有任何所有」：如果未來我也將不存在，那麼我的資具也將不存在。直到此處，世尊一直使那位比丘放下他所執取的一個又一個見，既依於個人的意向，也依於說法的善巧而作此教說。

「彼行由此而生」：在與渴愛相應的心中，確實沒有疑。那麼，疑之行如何由渴愛而生呢？因為 [渴愛] 尚未斷除。因為當渴愛尚未斷除時，彼 [疑] 便會生起；此處正是針對這一點而說。

對於見，也確實可以採用同樣的理路。因為在四種心生起中，並沒有所謂與之相應的見。然而，由於渴愛尚未斷除，彼 [見] 才會生起，因此，針對這一點，在見的情況中這個意義也同樣成立。因此，在這部經中，於二十三處皆宣說內觀，並導至阿羅漢果。

第九。

《波利雷耶迦地方經疏文》

「身心被完全佔據者」 [P.2.215]：其心被貪等完全佔據、耗盡而控制。「世尊的行止為其所知」：由於熟悉的緣故。「導師食用」：出於攝受而食用，[心想：]「如此，他將得以脫離惡趣。」

「除了」：即離開、沒有。

「由龍象」：即由佛陀這位龍象，他不需要象鉤。正因如此，[他的] 心是正直的。

「象牙如車轆的象」：這頭象牙如車轆一般的大象，其心如此與 [佛陀之] 心相契合。

此處說明其原因：「因為各自皆樂於獨居林中。」藉此，是說二者在身遠離方面有共同的喜樂。

「依其自身的本性」：即自然地、由自己。

「諸漏滅盡」：此處所指的是阿羅漢果；而它正是緊接於最上道之後，因此說：「緊接於道之後的阿羅漢果。」

「辨析」：此處所指的是說法之慧。由於它以多種方式而轉起，因此說「以辨析的方式」。即使它多次轉起，仍然都是辨析，因此將其意義解釋為「以辨析」。「教法」：即闡明戒蘊等的教理之法。

「生起思惟」：其意是，我以「四念處」等方式，將法如此依各個部分界定而宣說之後，某些人確實仍會生起疑惑：「在何種了知之後，諸漏的滅盡緊接著發生？」

「見隨觀」：隨觀本身就是見。

「見行」：即以見為緣的行。正因如此，它又以渴愛為緣，因此說：「彼行由此而生。」

「彼行由彼渴愛而生」：在四種[心]中，這種見行，即作為見之親依止緣的行，便會生起。

「無明觸」：即與無明相應的觸。

如此，在此世尊將六入、名色與識歸入行的一方而加以顯示。

「到此處」：從「比丘們，在此，未聞法的凡夫」等開始，直到「我也將沒有任何所有」為止，這一範圍即是此處所說的「到此處」。

「所執取的一個又一個見」：即身見；以「彼即是我，彼即是世間」等方式轉起的常見；以及以「願我不存在，願我沒有任何所有」等方式轉起的斷見。也就是如此這般所執取的各種見。

「一直使[他]放下」：即藉由「因此，比丘們，那個行也是無常的」等教說，使[他]放下那些見。由於在各個情況中，都是就在當處解除那個人所生起的見，因此應知此一教說是「依於個人的內在傾向 (*puggalajjhāsayena*)」而轉起。

「說法的善巧」：即在二十三處使 [聽者] 證至阿羅漢果。

「彼行由此而生」：即與疑相應的行，由作為疑之緣的渴愛而生。

如果說「彼行由彼渴愛而生」，是指由俱生等緣的方式從渴愛而生，那麼這是不合理的。為了指出這一點，他提出詰問：「在與渴愛相應的心中.....[疑] 生起。」另一方為了顯示此處所指的是親依止緣這一類，因此先說「因為尚未斷除」，接著以「因為凡是.....」等來闡明其義。

因為疑並不與渴愛共同生起。雖然沒有俱生這一類的緣，但依親依止這一類而言，疑確實能以渴愛為緣而生起。

「對於見也是」：即對六十二見也是如此。因此說：「因為在四種 [心] 中」等等。將二十種身見、常見、斷見以及疑包括在內，於每一處皆從無常這一門顯示內觀，並使 [聽者] 證至阿羅漢果之後，結束此一教說。因此說：「於二十三處」等等。

《波利雷耶迦地方經疏文》終。